



火种

HUO

ZHONG

# 火种

原著 何济洲  
改编 傅涌泉  
绘画 孙铁生

上海奇景网络有限公司 供稿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世纪出版

## 火种

孙铁生连环画专辑

策 划：柯 俊 陆澍敏

原 著：何 涤 洲

改 编：傅 涌 泉

绘 画：孙 铁 生

责任编辑：宋黎刚 孙立

供 稿：上海奇景网络有限公司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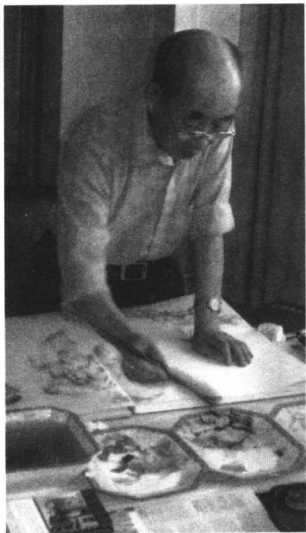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本：787×1092 1/50 1.36印张

2007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500

ISBN 978-7-80730-281-0/J·28



**孙铁生**，1930年出生于山东蓬莱。自幼酷爱绘画，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由部队转入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省报、省画报社担任美术编辑、组长，省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副主任，早在五十年代由他创作的连环画就达四十余部，并为二十多部文艺作品创作插图，是当代画坛优秀的连环画插图画家。

七十年代后期，孙铁生在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副秘书长时，致力于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和研究，创作出一批历史、神话、道释人物画作品。他特别善画钟馗、达摩等人物，笔下的钟馗形象庄重威严、正气凛然，更富有人情味，可敬可亲。孙铁生的书法也颇见功力，由魏体演变的楷书，俊秀挺拔，个性风格明显。九十年代始，他先后数次应香港、台湾等地之邀进行艺术交流并举行画展，其书画作品为许多国家和海外人士竞相收藏。

孙铁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届理事，中国体育美术促进会第一届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三届常委理事、四届理事，驻会副秘书长，并被聘为台湾书画教育协会顾问、国家高级美术师。事迹被载入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词典和多种美术家、名人辞书。

## 孙老师领我走进连环画创作大门（序一）

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孙铁生老师。记得最早看到的孙铁生作品，是无锡市唯一的一份报纸——《工人生活》报上他作的钢笔画插图。画的造型准确、生动，线条十分流畅，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一见到报纸，就先看上面有没有孙铁生老师画的插图，以满足先睹为快的欲望。后来干脆把报纸上的插图剪下来收藏，有时间就拿出来观摩。可是不久，报纸上那么好的插图却再也看不到了，过后才知道孙老师被调到省里去了。那时心目中对孙老师十分崇敬，却因自己是个学生，无缘见到他。再后来，经常看到他创作的连环画和他发表的一些钢笔画。在我印象中，孙老师有一幅钢笔画作品被选入社会主义造型艺术展（国际性）。我看过介绍，这个展览以大画种为主，钢笔画入选数量极少，可见孙老师的钢笔画作为独幅创作当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我刚涉足绘画时，仅是画些水彩及铅笔写生，后来因向报纸投稿，便转而作些版画、组画等。对连环画虽然很有兴趣，但从未有过接受创作任务的奢望。1964年初，市文联通知我哥哥胡博亚和我一起参加省里在无锡举办的连环画进修班。这次活动成了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进修班工作是孙铁生老师负责抓的，就是在这次进修班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孙老师。当时我们见到著名画家的感觉，大概就和现在追星族的心态是一样的，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孙老师用他那浓重的乡音向我们讲了进修班的筹备经过、预期目标和对学员的要求。省美协副主席亚明特意来给大家作报告鼓劲。活动得到省、市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学习的信心。孙老师带来了许多套连环画原稿，有华三川的，乐小英的，戴敦邦的……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原作，大概

是他不愿张扬自己的缘故吧。

初次和孙老师接触，并看不出他对学员有多么热情。但几经交流，就能感受到他那山东汉子的豪爽性格。他待我们十分真诚，实话实说又十分幽默，言辞之恳切处处流露出他对晚辈的关爱。有一次我们几个学员去他住处拜访，地方很好找，那只是一个电影院的招待所，十方简陋。进了门，只见桌上放着他正在进行创作的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原稿），没想到草稿就是那样认真。桌上还备了些炒货一类的零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桌旁还放着的一把当时已经很少有人使用的油纸伞，跟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上画的那种伞一样。那时连环画家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他的生活却依然那样简朴。

进了进修班，一开始就分配了创作任务，以两人为一组，哥哥和我是画反映商业战线先进事迹的《红色营业员》，其余的大多是“农村阶级斗争”的题材。孙铁生老师始终跟我们在一起研究脚本，明确主题，讨论表现手法。课堂培训结束后又带我们深入生活，搜集素材。他和我们一起去荡口等地写生，当时农村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带着行李，吃住都在农民家里，晚上还点着油盏。在那些日子里，孙老师和我们朝夕相处，一直耐心地指导着我们创作，直到每组都先完成了20幅稿子。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三个月，连环画的创作技艺得到惊人的提高。我们的作品分别在省、市展出后，得到美术界一致好评，成为省美术界当时的一件大事。

我们创作的连环画得以出版，就在走出这可喜的第一步时，不久爆发的“文革”风暴给了我沉重打击。当时我在美术设计公司工作，由于我有连环画创作基础，所以设计的学生练习簿封面经常得奖。“文革”刚开始，我设计的封面被查出有所谓的

“反动图案”，便停止了我的工作，后来又把我下放到农村。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再见到孙铁生老师，只知道他也遭到冲击，下放到矿区了。我身在农村，连环画情结却始终未灭，当时创作了一套连环画，入选全国美展并得到好评。“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江苏人民出版社要恢复连环画出版，就把我调到社里。那时出版社人手短缺，没有一个是搞连环画出版的，总想着如果由孙老师来抓连环画出版该多好。不久我遇到了孙老师，知道他因不愿重回伤心地而调到省美协任秘书长了。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又能常常见面了。孙老师为人正直，工作充满热情，把美协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为画家们所称道。以后我又经常看到孙老师作的国画，为他进入新的创作领域而倍感欣喜。孙老师的国画，以“钟馗”等传统题材居多。凭他以前创作连环画人物的扎实功底，他的国画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写实风格，用线依然苍劲有力。他的国画水平是美术界有目共睹的，但他一如既往不事张扬。在当今世俗文化、商业美术充斥的年代，他仍然从容地用自己喜爱的形式画着自己喜爱的题材，进入了一个纯净的艺术境界。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孙铁生老师将我领进了连环画创作的大门，让我享受着其中的欢乐，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又是那么固执地热爱着这份事业。真是有缘，早些年单位分房，我与孙老师住在同一幢楼里，朝夕相见。他不仅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的好邻居，我们谈起往事都不胜感慨。后来我搬了家，常在玄武湖畔看到孙老师在散步。最近得知他也将搬迁，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期望我们将来每次见面时，孙老师依然那么健康、开朗。

胡博彦

二〇〇七年六月

## 感人至深连友情（序二）

我算是一个老连环画工作者了。自幼喜欢绘画，很早就和连环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前从军后转地方工作，先后在地区画报、省报、省画报担任美术编辑、组长，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短篇连环画，出版了一些连环画册。1956年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室副主任，分管连环画，成为一个连环画编辑出版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连环画家，只是前者是“业”，后者是“余”。在这十多年间，我和编辑室的同事一道做了大量工作：一步一步地制定和完善选题计划，组织江苏和外地作者进行创作，举办连环画进修班，培养青年作者等，使江苏连环画从每年3-5种，发展到每年50种左右，也出了一些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我个人在江苏、山东、上海、北京、天津出版了40余部连环画（包括调入出版社之前的作品）。这些曾受到领导和同志们肯定的成果，却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时，被无端地罗织了“复辟资本主义”、“宣扬封资修”的罪名。那些所谓的革命左派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不仅对画家们进行政治迫害，还在艺术上进行封杀。他们发函到有关出版社要求停止向我组稿，停印我的作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顶住压力，把已经付印的《夜闯珊瑚潭》印出发行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则派人来协商，承蒙恩准，才将已经发稿的《夜袭敌兵站》付印发行；而正在创作中的《三进山城》，则被扼杀了……我的命运和许多文艺工作者所遭遇的一样，批判，审查，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流放到苏北矿区。

善恶到头终有报应，万恶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我被彻底平反，从矿区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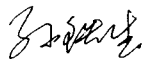


南京市。使我最为痛心的是，我珍藏的近两千册连环画荡然无存。这当中有我画的四十余部连环画的初版、再版样本，有连环画界的朋友互相签名留作纪念的珍品，更多的则是多年来我收藏的各省各大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作品。这些画本的品相极好，完美无缺。这使我又一次受到了伤害，这种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回南京后，我担任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也由于自己年龄大了，我不再介入连环画的事情。面对被砸烂得片纸无存的协会，我全力以赴着手恢复工作：登记会员，召开理事会、发展新会员，组织动员画家进行创作，迎接全国性大展，等等。工作之余致力于中国画、书法的创作和研究。我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创作中去，我的艺术生涯得到了延续。

九十年代初期，我办了离休手续，卸下了工作担子，专心书画，并应各地之邀，外出交流、作画，多次去香港、台湾举办画展和讲学，过着愉快、安祥的晚年生活。

近年来全国兴起连环画收藏热，不断有收藏家把得到的我的连环画作寄来请我签名留念。上海人美为了满足广大收藏者的需要，再版了我画的《乌云遮不住太阳》，还将我画的《李家庄的变迁》（上下集）、《夜闯珊瑚潭》编入连环画精品百种。北京人美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再版了我画的《站起来的人民》。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欣慰。我认为，尽管连环画辉煌时期已成过去，但人们并未忘记它的历史作用，也没有忘掉我们这一代人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有关方面计划再为我印一专辑，可是我这里已是片纸无存。发函到各个出版社，答复几乎是一样的：所有连

环画原稿都在“文革”中遗失，就连样书也难以找到了。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正当山穷水尽的时刻，连友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使得这个计划绝处逢生。首先我要感谢浙江嘉善的杨明芬先生，他不仅把自己珍藏的我画的《桥头卖酒》连环画给了我，还在有关报刊上为我发了征集启事，很快得到许多连友的回音，他们纷纷来电话、来信表示支持。重庆的蓝庆君先生两次共寄来八本连环画，其中有我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找到的《夜袭敌兵站》，这真使我大喜过望；昆明的师海涛先生也寄来三本连环画；其他如上海、广东以及江苏的连友，都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在此谨向这些连友致以谢忱。看到这一本本纸张已发黄变脆的连环画，有的虽然破旧残损，但被补裱得整整齐齐，并用透明纸包得好好的，我内心涌起阵阵热浪。多么好的素不相识的朋友，多么难得的真诚和信任啊！我还要感谢为出版专辑而操劳的上海的柯俊先生、吴震宇先生。相信有你们的热情支持，会使我这些濒临消失的作品如同老树新花，在艺术的百花园中再次绽放，得到广大连友的喜爱。



二〇〇七年初夏于南京

**【内容提要】** 石固是个靠砍柴为生的贫苦农民，被生活折磨得只有低头干活，啥也不过问，直到共产党领导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农民打土豪，他才觉得世道要变。后来他被税卡蛮横拘押，共产党特派员老成把他救了出来，并告诉他穷人要抬起头来斗争才不会受欺压。他逐渐觉醒过来，积极参加斗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时，他机智地救了老成，因之自己被捕。他设法逃了出来，并放火烧了敌人的团防局。随后，他参加了赤卫队，随老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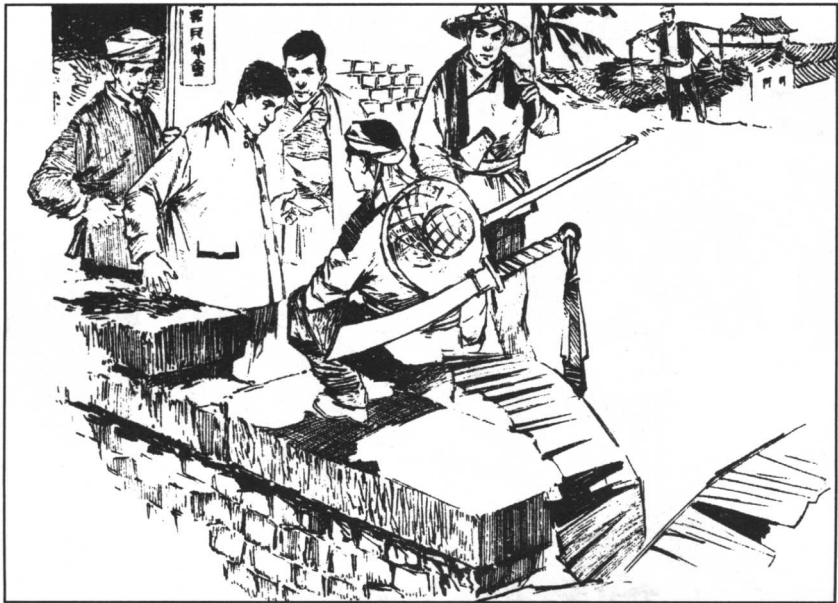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北伐战争时期。在湖南骑田岭脚下的一个山庄里，住着一个贫农石固。他穷得没有插扁担的一块地。全靠挑脚、卖柴，过着艰难的岁月。



石固整天闷头劳动，常常从山上砍了一担柴回来，往肚里灌上两碗菜叶汤，紧紧腰带，又扛着扁担上山去，很少和人说上一两句话，只是默默忍受着生活的折磨。不过只要亲邻有事，他都肯热心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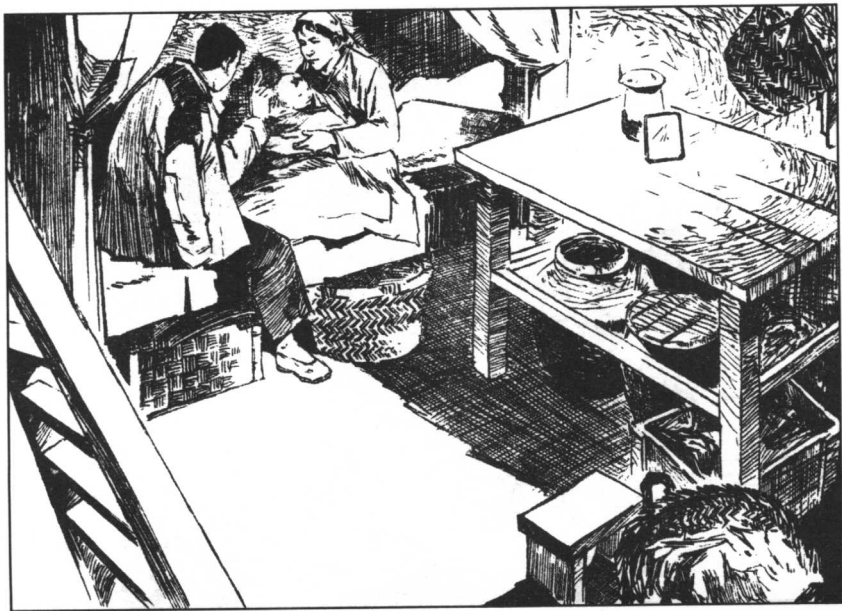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六年春，那时，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各地农民掀起蓬勃的农民运动，这个县的县委也派了成同志到这里来办农民协会。石固对这一切感到很新鲜，但还不太理解为什么办农民协会。



一天，他去城里卖柴，看见团防局门口黑压压地挤满了一堆人，那拳头、镰刀、锄头，一起在人头上挥动，气势骇人。反动豪绅独眼虎在人前点头哈腰，往日的威风不见了。





他赶紧把柴卖掉，匆匆跑回家，路上不住地想：那些庄稼人大概都是农会的。这么说，农会是领着大家跟独眼虎这些坏家伙斗的？他回到家，第一次脸带笑容地对妻子说：“大发他妈，世道要变了！”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南方稀有的鹅毛大雪，但石固还穿着两件单衣服，给人挑两篓桐油到广东。

